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快心編傳奇三集

第十一回 裘翠翹片言仇自殺 張婉玉百兩怨乎消

詞曰：天道好還妙理，愚人懵懵，達者何疑。世上奸凶萬輩，盡自猖披。豈料那高高在上，視聽處察察無遺。禍來時，孽悲自作，福羨人緩。真癡：無端污蔑，問心安忍，悔也嫌遲。從逆多凶，致將美色悅優兒。遇冤家分遭誅戮，逢大度反荷恩施。試思之，雖邀寬典，惡豈當為！——右調《玉蝴蝶》

話說駕山設席請張總兵吃酒，張達便來赴宴。駕山接進，時已成了相知，各謝敘一回，便邀入席。賓主兩人互相問答。張達便問：「希寧父子之事，已前傳聞，止知大概，未悉其詳。」駕山見問，乃備述始末。張達也切齒痛恨道：「若非老爺剷除，不知還有多少百姓受他荼毒。」駕山道：「弟曾受他荼毒，幾至喪身。」張達驚詫道：「老爺試道其詳。」駕山便將誣盜之事縷述，並蒙石搢珩救出魏義一節，也細說一遍。張達拍案大叫道：「石老爺這般有肝膽，我與他共事許久，總不說起。」又道：「希寧父子惡貫滿盈，天怒神怨，老爺原是替天行道，這是天假手於公。今概明正典刑，足以懲一儆百。」駕山道：「這等兇人，待陌路，還不足為異，更有待至親骨肉，竟無顧忌，是最可痛恨者。就是石佩珩，亦遭此種毒害。」張達又駭然道：「為何？」駕山乃將佩珩夫人的堂兄裘自足賣妹投江之事，述了一遍，道：「此係搢珩去歲尋得夫人，備將此事寫來，弟為之感幸不置。設使石夫人投江身死，無從尋覓，這裘賊之罪，何可勝誅？」張達細聽完，忽拍掌道：「大妙，大妙。弟去冬初到這邊，營裡有一浙江人，姓名正叫做裘自足，莫非就是此人？天下快心事，都有此等舉動湊巧而來也。若果是他時，石老爺的冤仇可報。」乃回顧親隨人等，吩咐道：「回去快把二隊旗牌裘自足搢帶了，明早回話。」親隨人答應了。駕山歡喜道：「弟待希家父子，以直報怨，若敵盟兄果得此賊，亦是大快意事。」當下又講些別話。張達酒量甚高，駕山只以少許相陪。飲至更深方散，張達別去。

到了明日，親隨人回話：「裘自足昨晚即已鎖帶班房，候老爺發落。」原來這裘自足並非同名姓的別人，即係翠翹家賊。自那日石搢珩差張芳、朱序到裘家接取家眷，自足托高、童二老安頓來人，他夫妻帶了兩兒，藏了數百兩銀子，乘夜裡躲開。待石家人去後，打聽經了官府，著保甲里鄰錄了家私，石家人又帶了裘能去，料道不能回家。思量有一個表阿舅高龍，是江西寧州人，在營中吃糧，不如去依傍他，因此一路問來。夜住曉行，到了贛州，問到高家。適高龍點卯回來，郎舅相遇。——還是十年前，高龍到姑夫家，會見裘自足的。高龍做人也還四海。——妻子李氏出來，相見了表姑，各相敘問。裘自足反扯謊說因叔子友生招贅了異鄉的人，卻是個強盜，竟要來害我，因此避難逃生，故來依傍。高龍道：「你叔子一家怎麼樣了？你的令妹與這做強盜的如今安在？」裘自足道：「我叔子斃了。這個強盜事破，在南直揚州，近日只怕處決了。我這個不賢曉的妹子，自然是強盜婆了。叔子的家私料也沒入官了。我避禍逃出，總也不曉得以後的事。」高龍當下留住，另支架個房間床鋪，與他一家兒睡宿。

住下半月多，裘自足時常取出一錢二錢銀子，買米換錢，時向高龍商議，要做些買賣。高龍道：「姐夫，我是當兵馬的人，不曉得什麼買賣好做；你又經紀裡邊不在行。不如到營裡吃糧，也倒是風雨不缺的。」裘自足聽了，心下沉吟：「吃糧也到妙，如今世界太平，又無提兵調將，白白可以坐享其利。」乃道：「也罷，依著老舅說，吃他一名糧也好。」高龍就在總兵衙門裡替他報了名。官府驗過，上了冊。舊官告老去任，新官隨即調來，便是張達了。這裘自足是浙江人，自古說浙人多詐，又兼識得字，寫得來，一個兵竟當行了，不上四五個月，竟做了二隊旗牌。這番得意揚揚，竟認做無人敢欺負他。

這日總兵往巡按處赴宴回來，更深時分，有兩個軍牢往裘自足家叩門，喚起自足，一條鐵鏈套上頸項，說老爺吩咐，帶去班房裡，明早回話。這裘自足吃驚不小，那敢違拗，隨著去了。妻子大驚，一總起來，趕到高龍家討信，不知為著何事。高龍道：「各衙門的事，我那裡知道？武官衙門規矩：有事查問，都要鎖鏈回話。料無甚事，明日便知。」妻子無法，只得回去了。

過了一夜，得明早，軍牢回了中軍，叫帶進去。張總兵坐在後堂，押過裘自足當面，戰兢兢的跪在台階下。張達問道：「有人在這邊告著你，你知道麼？」裘自足吃驚道：「小人不知。」張達道：「你有個妹子，賣與人家，得了身價，卻不把妹子交割，那人到本鎮這邊告著你。你怎麼說不知道？」裘自足心裡暗驚：「我賣妹子與鮑一，一手交錢，一手交人，我拿了銀子便別了。又是他們說：『你只管得了銀子便去，其餘不要管。』我況且叫的船總是他們一黨，妹子在他船上，就是他家一般，怎麼卻到今日復到這邊來告我要人？況且他們何由得知我在此地？如今官府問我，還說有的好，還說沒有這事？」又想：「對頭不見在那裡，我且賴著沒有。」乃道：「小人沒有妹子，不曾與他人交易。」張達大喝道：「你的妹子在杭州錢塘江口賣與人，那人現在。還賴著沒有！」向兩旁侍立的親隨大喝道：「去，帶那人來！」兩旁親隨服事日久，曉得主子心性，此事必有原故，大家答應了一聲。裘自足見官府指說得切實，難於抵賴，只道鮑一真個在此告狀，乃道：「有是有一個堂妹子，他要嫁人，與小人無乾；況且彼時交割明白，怎麼今日還說要人，卻來告著小為？」張達拍掌大笑道：「可是有的，你方才怎麼白賴？左右，先打嘴！」軍牢吆喝一聲，上堂把裘自足打了三十巴掌。張達又問道：「你這妹子嫁與石搢珩了，怎麼又把他賣與娼家？」裘自足道：「這都是小人叔子——就是妹子的父親作主。他做的事，與小的何干？叔子見石搢珩做了強盜，故把妹子改嫁的。」張達大怒如雷，立起身來指著自足直性子人，恨怒極了，大聲喝罵。道：「刁奴才，你的叔子死後，然後騙賣妹子，怎麼說是叔子作主改嫁？難道人家做老子的肯將女兒落娼？左右，再痛打他的嘴！」又吩咐親隨，叫拿一個帖兒，到州官那邊，借四名皂隸，並訊問刑具。這裘自足先被打嘴，痛楚難當，今又打了三十巴掌，痛上加痛，聽得說要去借皂隸刑具來，慌忙喊道：「願招。」因嘴打腫，說話不清，張達聽不清楚，倒焦躁得沒法。左右人叫自足慢慢的說。張達又叫書辦錄他口詞。自足到不便直供之處，還要粉飾；無奈張達已備細得了駕山的話，逐節推敲。自足抵賴不去，把前後始末盡供無隱。張達恨怒不過，喝叫重重捆打四十棍，吩咐押在班房看好，聽候發落。

高龍到衙門上打聽得備細，見自足打得皮開肉綻，氣息淹淹，才曉得自足這般為人，竟同禽獸，不但不憐念他，卻也恨怒不已。自足的妻子得知此事發覺，以為躲到江西，可以潛身遠害，那知終有報應；但不知如何敗露的，只得備了飯食，送到班房。夫妻父子，哭做一堆，也無甚話說。合衙門兵丁都曉得了，齊罵他不是人，大都不來睬他。

張達設酒答請按院，駕山便來赴席。飲酒中間，張達備道：「兵丁裘自足，果係石搢珩之舅，今已把前情招承鑿鑿。弟今與凌老爺說知，把這廝全家解去吳淞，聽憑石老爺作何發落。」駕山大喜道：「果就是這廝。敵盟兄大仇可報。解去聽他處治，也是正理。論起這般人，竟一頓板子打死了他，然後將他的妻子解去；不然恐敵盟嫂始終以兄妹之情，放他生路，旁人反為他不甘。」張達拍案道：「婦人之仁，終於姑息。老爺說得有理，明日就如此行。」駕山笑道：「這是弟不忿之言。然弟輩終是旁人，裘賊之罪，固人人得誅。但敵盟兄夫婦幸有天佑，深恨此賊，自亦夢寐不忘，當必手刃為快。若我輩殺之，不足以服此賊之心。還是解去為上。」張達想了一想道：「凌老爺議論的是。弟寫書去，慫恿石老爺必盡殺之，以快人心。」駕山道：「張老爺差人解去，弟有書一封，並煩帶去。」張達道：「明日便差人押解去。凌老爺有書，弟著人到轅候領。」駕山道：「豈敢，弟著人送來。」當下酒散謝別。

明日張達坐堂，提了裘自足妻子到來，差四名軍牢，吩咐押解裘自足夫妻四口，前赴吳淞總兵衙門交收。當將裘自足開了糧，上了鎖搢，另著一個內丁齎了書信護批，凌駕山也送了書來，即便起身。

裘自足被打四十，如何行走得動？出了衙門，有高龍來說情，央上央下。自古說「官清私暗」，眾人得了些囑托，許遲兩日，變賣些什物，做了路費。自足向高龍痛哭道：「我自作自受，如今到吳淞去，我的妹婿妹子決然要處死我，如何是好！」高龍也不做聲。押解的軍牢道：「虧你羞不羞，你有恁福氣做得總爺的舅子，兀是說著妹子妹婿！」裘自足夫妻向高龍夫妻痛哭分別。高龍送下了船便去。

不則一日，到了吳淞帥府衙門，張家內丁傳鼓投書。石搢珩正在私衙與夫人閒話，只見家丁來稟：「江西贛州總府張老爺差人

投書。」遞上兩封書札，搯珩一一拆開。略略一看，不勝大喜，便與夫人細細同看。見張達的書上說：「裘某雖係令親，他是這般舉動，比豺狼更甚，即族誅亦不為過。本擬替台治一劍斬之，想必欲手刃此賊，故差押解來」等語。凌駕山書上說：「弟仇家希寧，萬惡天敗，舉家正法。兄長仇仇自足，已被張總戎獲住解來，亦是快事。但思兄嫂吉人天相，福澤無窮，此等人罪孽，實天地所不容。兄長誅其父撫其子，彼祖先留有嗣續、幸矣，當亦兄長大德也。」

搯珩細細看完，向夫人賀喜道：「裘賊獲住，冤仇可報。當如張總兵所言，殺此賊全家，以雪前恨。」夫人道：「今此賊滅絕天理，同於禽獸。使妾投江無救，相公亦不知我為何等人，亦疑水性楊花，隨風逐浪，一生名節何以自明！每一思及，恨不食肉寢皮。但殺他全家，使妾祖父絕嗣，亦覺太過。當如凌巡按所言，還是情法兩盡。」搯珩沉吟一回，歎道：「夫人忠厚存心，所以大難不死。下官有一法，將這賊坐以他罪，日日打他幾十棍，自然死了。」夫人道：「如此不足以服其心，當令他自慚而死，頗為允當。相公詢問他一番後，妾亦當面嚴加責備，賊自無顏苟活。」處法尤妙。

搯珩坐了後堂，喚來差進見，慰勞申謝；來差亦稟致主情，搯珩令其外廂安歇。然後吩咐家人出去，獨喚裘自足面詢。叫把手扭開去，止將鎖鏈帶著。自足見去了手扭，心中大喜，隨了牢子手，帶到後堂。望見搯珩高坐虎皮椅上，一來怕，二來羞，只覺得膽戰心驚，唯恐置他死地，跪在階下，便先痛哭起來。搯珩道：「裘自足，你得了叔叔家私，有何虧負處？你竟把他女兒賣與娼家，是何道理？」裘賊道：「總是我不是了。萬望妹夫看我叔叔面上，格外推恩。」搯珩道：「你見我不來，便把我百般排陷，這也是小人之常。但妹子是你同堂至親，並非陌路，你卻處到他極盡地位，還有什麼親情敢叫『妹夫！』左右，與我打這斷的嘴！」軍牢吆喝一聲，上前捉住，打到五十嘴掌。裘自足打得兩腮非常脹胖。搯珩道：「你如今還說看叔叔面上，當初何不看叔叔面上，留著妹子，為何必要將他賣去？就是賣去也罷了，為何必要賣與娼家？你這狼心狗肺，恁般可惡！」喝叫重打四十棍。裘賊極口叫饒，自稱：「小的被張老爺打了四十棍，至今棒瘡未愈，求老爺天恩饒恕！」搯珩不則聲。軍牢拖將下去，一索捆紮定了，兩人提起，向下只一丟，格察地一聲，丟個夠死。軍牢執棍向前，喊叫：「老爺驗棍。」活畫行刑牢子。吶喊一聲，半天飛起棍梢，撲的一聲打下。打到二十棍，裘賊氣都沒了。打得暢快。叫且饒著，令拖出去，與妻小分別看守。

明日，搯珩賞了來差，寫了兩封回書，巡按的書並煩齎送。書中大略致謝張達捉獲之力，遵依駕山處分之言。來差領書，叩謝自去。

又過了一日，翠翹坐在宅門內後堂上，吩咐裘能出去，帶裘自足進內衙問話。這裘賊自打了二十棍，腿上新皮肉重複打碎，爛得利害，妻子只得央人買了瘡藥傳洗，鎮日號叫，動彈不得。一日，只見軍牢來說：「夫人吩咐，叫帶裘自足進宅門問話。」裘賊心上歡喜：「我的妹子是好人，我雖則把他處得刻毒，我今進去，只是哀求他，他女人家心慈的，自然憐見。」說出這般話來，虧他有這般兇惡肺腑。即便掙扎起來，一步一踉，到二堂上。只見裘能在彼，裘賊便哭道：「裘能，你卻好了，我受得好苦！」裘能道：「誰叫你受來？你只該怨著自家不是。」裘賊哭道：「我今也不想什麼分外了，他還想分外哩。只求得性命還鄉就好了。求你在夫人面前方便一聲。」軍牢便叫與裘能扶著，到宅門前。又有內丁傳出：「夫人吩咐，叫去了鎖鏈。」裘賊心中大喜。走進宅門，到後堂簷下，望見妹子坐在西首，有許多丫鬟婦女侍立兩旁。便慌忙跪下，哭叫：「貴人在上，萬望饒恕狗命！」夫人叫裘能扶起，叫把一張小凳放在簷邊，令自足坐了。

夫人道：「我爹爹常說你自幼喪了父母，皆我爹爹撫養成人，讀書婚配，授田授室，無不盡心。我又無兄弟，所有家私盡付與你承受。止我一人，尚憑著針黹紡織度日，又不自在受用，為何必要將我除去？男盜女娼，是男女盡頭的路，比死加等。人若要起此惡念，必定冤仇，莫可解救，然後將他男女如此報復，方可雪恨。我家待你萬分恩厚，你為何恁地相報？若與你有冤仇的，更當如何！你若留我在家，我老爺與你即舅至親，豈無相贈？你賣我身價，不過數百金罷了，若老爺贈你，當十倍於此，你又得安享富樂，又不壞此良心。如今囚首垢面，萬人唾罵。你清夜自思，不如速死，尚有什麼顏面敢來見我！願你早早自決，毋得徒受痛苦！」罵得痛快。裘賊只低頭哭泣，沒有話說。夫人道：「你良心喪盡，行同狗彘。你看裘能，今日受享，勝你百倍。你有何情趣尚欲偷生？只怕人世間也容不得你這般禽獸！」便叫裘能仍帶他出去。

裘賊立起來，又欲跪下哀求。裘能扶著走道：「我當初也怎麼的說來，且養著姑娘，石相公自然回來的。那時只管逼他改嫁，後邊竟做出恁般毒著。天理人心都喪盡了，今日還要說甚麼的！」一面說，一面牽出了宅門，仍舊套上鎖鏈。裘賊道：「放了我了，怎麼又鎖？」眾家丁喝道：「誰放你來？明日還要見老爺，補打了四十棍，再行受罪哩。」當下仍舊監禁。

裘賊到此地位，懊悔嫌遲，聽了翠翹之言，明知不要我活，然怎肯就死？又延挨了兩日，只見家丁傳出道：「老爺明日公事閒了，要細審裘賊。把刑具都向地方官取得來了。審後還叫裘能出了呈詞，發與有司，再去審訊，正有得受罪哩。」裘賊聽了，料無生理，便向監守的軍牢討個紙筆，要寫遺囑。軍牢道：「你是這般知事了，我開了你的鎖鏈，等你好寫。」裘賊寫了兩句，便哭一場，哭了幾番，然後寫完。又痛哭一回，解下腰帶，扣在柱上，把頭套進，跪在地下，便弔死了。死不足惜。

黃昏時分，軍牢報與衙裡，又報知他妻子。走來放下，妻子哭個發昏。見桌上有字一幅，大兒子取來，看見是老子遺筆，亂做一堆，沒有主意。軍牢道：「這斷自縊身死，棺木那裡措辦？還當去求老爺夫人，定然有物賞你。可叫你兒子拿了這幅紙，我替你傳稟進去，若得喚你見面，你就造化到了。」妻子都向軍牢跪著哭拜道：「多謝大爺提帶。」妻子平日不勸丈夫做好人，自亦有罪。軍牢道：「只是如今夜深了，不便進稟。明早替你稟去。」是夜妻子看了身屍。

明早，軍牢傳稟了。少頃，只見家丁出來說：「叫裘家兒子進去問話。」大兒子便拿了遺筆，隨家丁直進宅門。只見姑夫、姑娘都在後堂坐著。大兒子跪在階下，捧了這張紙。夫人慌叫扶他起來，叫到屋裡，又復跪下哀哭。夫人親自扶起，叫坐了，大兒子也沒有話說，只掩面而哭。夫人道：「你老子做事不端，今日無顏在世，故此自盡，須不干你們的事。且住了哭，有話吩咐。」大兒子便住了哭，叫得一聲「姑娘」，淚如泉湧。摹寫至情人化。夫人亦覺淒然。便同搯珩看那紙上，寫著道：

父字與兒子裘連、裘運：你老子只為做人不好，喪壞良心，天眼近我，受得好苦，我也不想活了，一死罷休。只是有你兩個兒子，勿得見家鄉一面，好苦也！你姑夫、姑娘是好人，何可不做好人。你拿這字與姑爹、姑娘看，求他超度你，養了娘過日子罷。我好苦也！自作自受，你們須務要學好，不要象我，我是不活的人也。

看畢，夫人亦覺感傷。吩咐裘能將銀子買了棺木，殯殮畢，同他母子進衙相見。裘能依言，同了家丁去買棺盛殮了，安放近處公所。然後叫他母子進衙門來。這婦人見了姑娘，也羞慚無話，惟有痛哭，要跪下磕頭。夫人扶他道：「前年騙我，只說往揚州去，上船一別，倏忽三個年頭，何意今日復得相會？」婦人道：「丈夫喪盡良心，我也勸他不省。加是自人自受，沒臉面尋了死路。叫我母子三人在此受苦，如何是了。」說罷又哭。夫人道：「嫂嫂放心，兩姪終是我的至親，豈忍叫他流落。你且寬心住下幾日，我自分曉。」當下母子三人便住在衙內。

夫人與搯珩商議停當。一日，搯珩與衿子見面。這婦人的感謝自不必說。夫人道：「大姪裘連，原頂著你自家香火，二姪裘運，可做了我家爹爹的嗣孫。我家一所房屋，現在故鄉，現有家人在內看守。田地還有十餘畝，現係家人耕種。家中什物都在。我今再送你百金，可回去領著兩個姪兒過活。還有田數十畝，上年我到那邊，原是賤價出賣的，如今願照原價贖回。這些交易都是裘能與鄉鄰做的事，我原叫裘能送去，待他替你料理停當，你然後打發裘能轉來。你丈夫棺木，路遠不能載回，生成要燒化了，攜了骨殖回去。務須領好了兩個孩兒，待他做一個端人正士，萬不可學了父性，做那等滅絕天理的人。揀個慈善人家，與他定姻完娶，你的下半世便儘夠享用了。世上無此好人。祖父墳塋，必須祭掃，不可有缺。日後倘有順便，我也回來看觀。常時我自叫裘能過來，倘你們有恁正務，缺少盤費，不妨說與裘能，或寫個書信寄來，我自然應付。」凡事替他料理，還計及將來應付。這般好人，世上絕少。母子三人聽了，淚隨言下。

夫人便擇了好日，付出百金，與他母子收了。先一日，將柩焚化，收藏骨殖，件件停當。到期母子三人拜別，感謝痛哭。搯珩

又撥長行護送，一總給與轉回路費，然後起程。吳淞合地人聞知此事，皆稱頌總兵夫人恩怨分明，然還是過於厚道，無不咨嗟贊歎，傳誦無休。有詩曰：

豺虎為心起惡謀，可憐弱質受虔劉。
倘教豔骨埋魚腹，定道楊花逐水流。
身既橫亡名復沒，善無褒美惡偏投；
便教信史傳千古，貞烈何從一例收。

這母子在路，夜住曉行，到了家中。眾鄰里都來動問，裘能把前情備述。眾人無不切齒自足，感念夫人，痛恨裘賊死有餘辜，妻子都該受鯨鯢之戮。今卻復得歸鄉，且有厚資，反受享田莊屋宇，家人什物，真是石總兵夫婦萬分厚道處。此時童士禮已亡，高爾林尚在，裘能便去央他來回。這母子三人，到得安然過活。裘能料理停當，然後同護送的家人回去。搢珩問知備細，與翠翹才得放心。

時值深秋，菊花開放。翠翹懷孕將產，至九月二十五日，生下一子，搢珩不勝歡喜。十月初間，只見魏義到來，乃是凌駕山差他到家，將賀禮與張玉飛，兼看柳俊近況，就叫魏義寫書儀銀六十兩，送與搢珩。搢珩喚進，問了主人起居，收了候書銀信，又問柳總兵近日如何。魏義道：「柳老爺九月十五得了一位小姐。」搢珩暗喜：「我今得子，他今得女，正好與他聯姻。」魏義問知搢珩得了公子，也自稱賀。搢珩留魏義在衙住歇。閒話中間，問起張玉飛家近來事情。魏義道：「去年八月，柳老爺完姻之後，柳夫人便勸張家老公不必在涿州開店，上下往返，頗覺煩難，且係老年，不堪跋涉。張老公深以為是。玉飛相公用功勤讀，巴得一日發達，盡可享受。便到涿州將店舖收了回來。今年倒有好些時住在柳老爺署裡。今春張玉飛相公也完了姻事，家老爺那邊直至七月盡，有家人來說，方才曉得，故此叫小人送書並銀子二十四兩，與張相公作賀。」搢珩道：「玉飛既已完姻，我也要去賀他。柳延秀得女，也要備個禮去。」魏義道：「石老爺得了公子，家老爺尚在未知，柳老爺等也要來賀。」搢珩道：「我有個意見，與你商酌。我與柳老爺同年同月各得子女，意欲與他聯姻。我今寫書與玉飛，道致此意。倘有未盡言語，煩你一述。」魏義喜道：「這姻親極妙，少不得我家老爺與張相公為媒。」搢珩說完，翠翹都生歡喜。魏義住了數天要別，搢珩寫了凌駕山處門書，一來道謝，二來便道及柳延秀得女，煩駕山執柯之意；又敘述處分裘賊以後一段事情。又寫了張、柳兩處書札。張家賀禮不過銀緞等物，柳家卻是珠帽、綢衣、銀鈴、金釧之類，總是小孩子身上起見。書中都有求親的話。重賞魏義，差張芳一同到揚州來。正是：

人惟富貴婚姻易，襁褓之中已割襟。
多少貧窮過壯歲，單身岑寂擁寒衾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李麗娟見父親從朝鮮回來，過了月餘，想來此時當有閒暇，可以備細問候向來起居；又念離父日久，欲要往京中，相依膝下。便寫了一封家信，著王忠到京寓裡來。李績接得女兒平安，備悉書中之意，卻不願女兒到京，也備細寫了家書，原著王忠齎回。麗娟問過老爺安好，拆書觀看，見寫得甚長：先回了女兒不必進京的話，其次便問祖父墳塋、家庭至親各人近況，再則細問田莊屋宇，末問家下婢僕男女各人奸良勤惰，俱要麗娟逐項細陳。此時李再思已翻從前不肖念頭，一味修好，二娘又從中解紛和合，麗娟見作對的劉公子夫妻皆死，又見再思頗亦悔過自新，便不好十分指摘他從前短處。忠厚之道待戚，極是。堂兄彥直用功讀書，堂弟福兒也好，早具端凝之相，堂妹去世，叔妾二娘十分賢曉；田莊屋宇照舊修整；家中婢僕都是平平，無佞大勤大惰，王忠、張惠夫婦頗若小心。末後開寫到蘭英身上。乃備細追敘喜兒證鞋之事，關到再思身上，都隱然不露。把喜兒誣蔑情狀，可據可疑之處，並敘叔作主押賣情節，細細開明。至於逐喜兒一段情由，也知再思用的苦肉計，總不提及。家書寫完封好，原叫王忠齎送到京。

李績接書，看到蘭英一事，尋思此婢隨任十年，家中盡有小斷，卻並不見他有一毫差處。今不過暫離了我，難道便改變了？況我女兒是聰明有經緯之人，豈不會防閑婢僕？今看寫來原委，顯係喜兒誣蔑情真。又想人家奴婢，若有不端，原該驅逐，我兄弟逐賣蘭英，亦不為過。但喜兒卻作何處置了？我女兒書中不寫，定有原故。又想蘭英尚未服罪，又是我的丫鬟，兄弟也該寫信相聞，聽我處分才是，怎麼竟行逐賣？其中也有原故。且叫王忠來問他，看他聲口便知端的。乃喚王忠細問蘭英之事。

王忠稟道：「蘭英與喜兒有怨緣故，家中總不知道真假。但是二爺賣了以後，方聽得婦女們說，蘭英其實沒有此事，都是喜兒污蔑他，連二爺也不端正，故此惱著蘭英。小人也不敢說。」李績喝住道：「此事已過，怎又說恁二爺。大人得知大體。後來喜兒作何發落？這喜兒是誰人之子？有多少年紀？」王忠道：「說是五六年二爺討下的，將有二十來歲了。二爺賣去了蘭英，便把喜兒痛打，當時攆出，後來卻聽得李興們說，二爺常私下叫他回來，看燈是一次。小的卻沒見。」李績道：「去年我回京時，小姐怎不寫來？」王忠道：「那時老爺初回，小姐說不便將此事聞知，恐怕老爺煩惱。」李績問了王忠備細，心下頗也明白。乃寫書與兄弟，說喜兒若還在近地，可喚他到京中來，有話要問。乃叫王忠將書齎回。

再思得了兄書，見蘭英的事發覺了，心下大驚。不曉得姪女存心忠厚，以前搶親的事總不曾寫。只道蘭英的事尚且寫去，這劉家種種算計，自然備悉寫去了，如何不打愁更？又想叫喜兒去，必定受罪，料非賞紅褒獎的事，我怎忍這個小斷去吃這痛苦？便藏了書，總不提起。也不叫人跟隨，獨韉了馬，跑到莊上。

喜兒接見，歡喜不勝。再思到喜兒臥處，掩上了門，細把京中寫來的書信說知。嚇得喜兒目定口呆，半晌說不出話，兩眼淚流道：「二爺如何救我！」再思撫摩著道：「我指望養你到二十五歲上，給與你一個好妻子，再與你幾兩銀子，做個本錢，完你的終身。誰知有此不遂心事。我如今與你些銀子，你好生藏了，拿了行李，竟往南邊走去，投著了一個愛你的人，你竟依傍他，圖個終身結果。我已帶了四十兩銀子在此，給你使用。」便身邊取出，付與喜兒。喜兒接了。再思道：「從此一別，你要小心。若有安身之處，倘有便人，必附信與我，也等我放心腸。今夜作速打點，明日便去。陳老兒夫妻問你，你只說往親戚家去。老爺那邊，我只說彼時逐出去了，不在近地，無從尋喚。」喜兒一一記受，相向紛然灑淚，再三叮囑，萬種綢繆，然後分別。正是：

女寵男歡總是緣，莫言嗜好本來偏。
漢哀重色輕天下，欲效唐虞禪董賢。

不說李再思寫信，差家人候問兄長，兼回喜兒遂出，無從尋喚，李績也便不提。且說喜兒當下收拾行囊，他心性乖巧，便把銀子五六處分開，藏得謹慎。又念出門與人交接，難道還說「喜兒」兩字，殊覺不雅。自己原姓徐，原有學名，叫做徐善。並無父母兄弟，也到脫然無累。明早別了陳老兒夫妻，只說某處探親，竟望江南進發。一路打尖宿歇，甚是有人指引。大凡人心，好色的多，見了喜兒恁般相貌，不要說渾帳人要與他搭摺攀話，就是道學人看見了，也要心裡轉念。妙極。道學人不便口中說出，若說出來，便不像道學氣了。故但肚裡轉念耳。然則真道學則不然。假如喜兒問起酒飯價，都肯把老實話與他講，不去哄他。因聽了再思吩咐，說南直蘇州才是安身之所，故此總不招架。

一日，到了界河地方，一個飯店裡住下。同房寓下一個蘇州人，身材相貌都好，年紀只好二十四五歲，見了喜兒，甚是溫存親熱。溫存親熱，謂之蘇州。喜兒有個蘇州在肚裡，卻不曉得蘇州人是何聲口。今問起這人說是蘇州，原來蘇州人說話，這般軟款可聽。便兩下道了名姓，這人叫做吳玉儔。喜兒便把蘇州風俗只管動問。吳玉儔便道：「徐兄，你為何只問敝地？莫非要到那邊去投恁貴親戚麼？究竟徐兄你這般青年，為什麼獨自一個走這般遠路，在路上受這般辛苦？卻不罪過人！」親熱得來了。喜兒乖巧的，頃刻便捏個謊道：「實不瞞長兄說，我也是好人家兒女。只因親娘早喪，我家爹又娶個繼母，把我朝打暮打，是這般不忿氣，一時走了出來。向聞得說南直蘇州是個繁華去處，可以存身。我今且到那邊去住兩年，再做算計。」吳玉儔喜道：「原來如此。我今得遇徐兄，真是前生緣法。可恨我有要緊事進京，不得與兄轉去。若不然，我便同兄到舍下，竟可以盤桓長住。我有一個敝相知沈仙儔，年紀小我三四歲，大有家私，他卻喜風花雪月，做了戲班中一腳旦。做人比我更好，待人接物，著實四海。他如今隨著班子在

揚州做戲。徐兄若不棄嫌，我薦你到他身邊，盡可容留得你，可以長住過活。」喜兒道：「如此卻好。」當下吃了夜飯，各自打開鋪陳宿歇。吳玉儔道：「徐兄同我一床睡了罷。」喜兒道：「今日天氣也還有些熱，各自睡了爽快。」

明日四鼓，下起大雨來，行客都不得動身。天明，然後起來梳洗。此時喜兒尚未戴帽，還是孩子家打扮，取出梳具，解開頭髮，直垂到膝子底下，梳掠一回。四圍掠得絕光，毫無一根短髮，挽一窩黑油油老大的光髻兒，橫插一根雙腳知意頭銀簪，豎插一根象牙氣通簪兒。吳玉儔看了，如何不愛？卻值雨下得大，一店的人都止住行走，正中玉儔下懷，便去買些菜，打角酒，與喜兒吃。兩人便覺熟分了。喜兒又問起沈仙儔來。吳玉儔道：「我寫個字兒，你拿去與他，更覺親切。」便向店主人討了紙筆，便把「飯店裡遇見徐兄，係北直人，少年溫和，與我一見如故。徐兄意欲到蘇州，圖個安身。老弟慷慨仗義，我特薦到尊寓，煩為照拂。我京中事件就緒，即當返舍與諸位相聚也。」當喜兒面寫了，喜兒原識字，也有些曉得文理。玉儔又落了名款，把來封好，遞與喜兒道：「徐兄到揚州天寧門裡，問蘇州王府石霞班寓處，一問自知。可將此字當面致與。那班中獨有沈仙儔出色標緻，到眼便見他梳得一個好頭，像徐兄一般樣的。他見我字，自然接待，決不使兄落寞。」喜兒當下著實謝了。明日天明雨止，各人分路。吳玉儔與喜兒萬千珍重而別。

不說吳玉儔往北。且說喜兒往南，不則一日，到了揚州。果見江南風景與北邊大不相同。此時十月天道，尚未寒冷。喜兒也不到飯店存紮，竟問到天寧門那邊。有人指引說大街往西，小弄口張家，下著石霞班寓處。喜兒問到張家，只見有兩個閒漢坐在門首。一見喜兒問著班裡人，都起身笑臉相迎道：「這班子不多兩日前有人來叫，都回蘇州做戲去了。小官何來，抓他何事？」喜兒道：「我是北京下來的，有相要寄字與他班裡人。老爺那一位是姓張？」一人道：「我們不姓張，都是左右鄰居。這班子在這邊久了，都識認的。你要尋這班子，你進來，我同你進去問張老爹。」喜兒見投人不著，心裡焦躁，然也沒法，只得進去。

到一間起坐裡，裡邊走出一個老人家來，將有七旬來往。那兩人便向張老說了，張老又問喜兒來歷。喜兒乃將吳玉儔薦來投人的述知。張老等也認喜兒是戲班裡的人，乃道：「吳玉儔也常住在我家的。只是如今這沈仙儔回去了，你還是到蘇州去尋他，還是別有算計？」那兩人道：「小官，你若曉得沈仙儔住家所在，你竟去蘇州尋他；若從不相識，又不知住處，不如就在張老爹家裡住了，他家又沒有人，止有一個老娘，你正好住著等他。」喜兒尋思：「吳玉儔止說得揚州根底，沒有說沈仙儔蘇州住處，想來蘇州是個大所在，何從尋覓？不如依這人說，且住在此間，也省得路途上辛苦。」便道：「我便住在此等他罷，房錢飯錢我自然照例補還。」張老道：「小官，我老人家不是瑣屑的。況且投沈仙儔來的，沈仙儔來時總算罷。」指著東廊下側門道：「此內兩間地地板房，便是石霞班的下處。」乃向身邊解下鑰匙，遞與喜兒道：「你自開著門，把行李進去安放。」喜兒便開了門，放了鋪陳。那兩個閒漢也去了。

喜兒換了一件大衣，重新與張老作個揖。張老道：「你只得一個人，早晚要恁的物件，不妨到裡邊去拿。我家只有得老妻一人，並無別個。」喜兒便進去見了老阿媽，也作個揖。二老心下都歡喜，稱贊喜兒乖巧伶俐。住下兩日，兩下細細叩問，喜兒扯謊回答。張老夫妻都說：「徐小官的老子是死人，怎聽了後妻把他打罷？把這般一個好兒子攆了出來，豈不可惜！」喜兒也曉得此張老並無親族男女，單靠著兩間房子並門首兩間出賃與人，討下房租，便可日給。這戲班通年算租，一年不來，也要出租銀十二兩。只因張老夫妻做人好，老媽兒更加清健，待這一班戲子就如男女，梳頭洗衣，縫針補線，因此相與得好。喜兒又問吳玉儔、沈仙儔的根腳，乃知吳玉儔是蘇州鄉宦人家小廝，有些膽識，小主子在京為官，京裡已走過兩次，此番也是奉主命出差到京。這沈仙儔雖在王府班子裡，卻不是王府家人。父親開個小骨董鋪兒，家事盡好。因仙儔人物秀麗，腳色出眾，戲班裡公出百金、一年聘他，在內撐持門面的。與吳玉儔相住頗近，彼此相悅，遂為契友。喜兒又問沈仙儔既有家私，為何做戲？張老道：「揚州人不論的。」喜兒心下轉念：「這沈仙儔不知如何的，這裡人都恁般稱許！」

光陰似箭，不覺過了月餘，戲班竟不到來。天氣到冬，漸漸寒冷。喜兒取幾兩銀子出來，置辦寒衣。張媽恐他出了成衣錢，便攬去做。照應「縫補」，妙。喜兒穿了稱身，也歡喜。張媽一日對著喜兒道：「徐小官，我看你聰明伶俐，我心下甚是喜歡。我又無男女，你又為晚母磨折，逃避出來。我家老的說，何不認了我兩個老人家，做了乾爺乾娘。我也好盡心照顧你，你也有了一個依傍。你心下願與不願？」喜兒正為投人不著，這沈仙儔不知何時才來，住在此殊覺無謂，又有街坊上這些閒漢日來纏擾，若投他做了爹娘，一來住得安穩，二來也可拒絕了這些綽越的人。當下欣然依允。張老夫婦大喜。擇日拜了父母，叫了爹媽，鄰里曉得了，也來賀他。喜兒竟安然住下。

倏忽之間，過了新年。直至二月裡邊，石霞班方到。因去年蘇州有戲接手，不得空閒，故至此時才來。喜兒見這沈仙儔果然絕頂標緻，豐豔異常，便將吳玉儔書遞與。仙儔拆書看了，見了喜兒恁般美麗，如何不愛？於是二人情投意合，不能暫舍。至三月盡，吳玉儔從京中回來，過揚州即來詢問。見喜兒有了安身，甚是歡喜。回蘇州復了主命，隨又到揚州來。三人打得火熱。這班子裡小丑就是毛二刁子，也是新近聘在裡邊的。信手拈來，頭頭是道。這二刁子到京中見劉世譽已死，丁嚴不知下落，劉思遠有了風疾，致仕歸家。二刁子又記掛著妻子，便歸到家鄉。他是一腳出色小丑，所以也並入好班子裡來。他見了好小廝，極著腳的，善於湊趣，不討人厭。待三人極其恩厚，知甘識苦，煞有深情。沈仙儔與喜兒被他籠絡，也被他捉個空兒，也是情願的了。

戲班有數，過了五月，便散班歇夏。七月半後，又復聚班。吳與沈要回蘇州，那裡撇得下喜兒？三人各流淚不捨。二刁子道：「不妨，我去說化張老，叫他打發阿郎到蘇州走走，看看世景，便好同你二位去了。便是湊趣處。過了夏又來，有何不可？」三人大喜。二刁子去張老面前一說，真個許他同去同來。

八月初，方合班到揚州。吳玉儔有事羈絆，便不得同來。喜兒回來見了爹媽，張老有心要與喜兒尋個親事，便好絆住他的身子。見合班人獨有二刁子得了，便托二刁子訪個親家。張媽道：「你看我這孩兒，像個花枝般人物，也尋得一個好標緻媳婦兒，好對付得他來。」二刁子道：「你兩個老人家放心，在我身上，包你有。」張老道：「喜兒也大了，學戲學不成了，得個生業兒做做便好。叫他擔輕負重，他又來不得；做商賈，又沒有本錢，卻如何是好？」二刁子道：「這要看機緣如何，若得有個財主郎君，貴家公子，薦你令郎去放些小勞，得些心力錢，也是一個頭邊。」張老贊妙，道：「如此才是好哩。」二刁子道：「這個也在我身上。」

看看秋盡冬來，一日，只見有人來叫班子，乃是張哲家的管家，要叫到瓜洲總兵衙門裡邊做戲；為總兵養了女兒滿月——是張家的外甥女兒了——要送戲去賀滿月，故此來叫這好班子去。眾人便打疊起身。二刁子便發議論道：「這總兵官柳老爺，就是我們揚州人。他的出身，我最曉得。他當初在丁少師家，這丁家是我揚州一城中出名首富，五六年前我在丁家做戲，見了這做總兵的，我有心想結識他，下了許多懇懇，偷寒送暖，無奈此人真個作怪，端方持重，叫我沒處下手，只好心裡眼裡念著。那知幾年來，丁家燈消火滅，連自身不知去向。這人卻小小年紀，有恁般造化，竟做了總兵。偏偏又到本地地方來榮耀，豈不是天生的大福分！我如今思量，又虧當初我做事情細，不曾著相，露出騙他痕跡；如今到他衙門裡做戲，我還要見見他，看他怎麼樣相待我。」眾戲子是蘇州人，不知柳俊根底，唯有嘖嘖稱羨。當下一齊起身，沈仙儔便帶了喜兒，同到瓜洲來。戲班裡寫個單投了，隔日便叫進衙門做戲。這一本戲是張玉飛送的。

此時柳俊得女之後，乃與夫人商議道：「我與你完婚一年多了，你進衙署來，小姐還不知你即歸於我。前兩次問候書札，總不曾寫此緣故。今女兒都養了，也該附個信去，老爺與小姐也自然歡喜。」婉玉道：「記得去年我起身到揚州時，去別小姐，小姐但對我說：『你如今配什麼武官了？』他也不曉得備細，我也不曾說得原委，正該寫個信去，老爺與小姐見了，也好放了念頭。」柳俊便看了稟揭，打發人進京。

十月十五，女兒滿月。十三日，張家便做了許多衣帽，打了許多金銀事件，備了若干盛禮，岳舅同來，又送戲筵二席。柳俊夫妻迎接進署。當夜設席款待了。明日便做戲家宴。此時合府摺紳都來作賀。衿士有相與的，也來賀喜，鬧熱非常。請酒待客，便叫

石霞班承應。一連做了好幾日戲，柳俊做主人，也覺煩苦。張玉飛有事回來，張哲便住衙內。柳俊又備了禮物，送與岳母、舅母。

一日早晨，柳俊坐在書房裡，只見伴當來稟話，手持一揭道：「有戲班毛二要見老爺。」柳俊看了揭帖，想了一回，方記得起，問道：「他做什麼要見我？」伴當道：「他說許久不見老爺，要來當面叩見，沒有別事。」柳俊沉吟一回，乃道：「喚他進來。」停一刻，只見毛二刀子走進來，望見柳俊，便跪在階下磕了七八個頭。爬起來，趨近前，叫聲：「老爺好！小的特來叩見老爺。」柳俊嘻嘻道：「毛二，你向來好？」二刀子又跪下道：「靠老爺洪福。」柳俊道：「我有好幾年不見你，你相貌更覺長得好了。連日你在這邊做戲，我也看不出你。多年來也只在揚州做戲麼？」二刀子道：「三年前，到京裡住一年多。去年春裡回來，便沒有那裡去。」柳俊這時因隔夜酒多，泡一碗濃茶要吃，因說了一會話，恐茶冷了，看看伴當，指著那茶碗。時有兩個伴當侍立，見主子與戲子講話，看出了神，逼真情狀。一見指著那搭，一時會意不來，兩人忙到指的所在，把掛的拂子也拿拿，台上的小鏡架兒也拿拿，兩人心忙腳亂，不知所措。柳俊看了，惹厭道：「你拿這些東西做什麼？你把這盞碗裡泡茶我吃。」便向二刀子道：「這些孩子都不中使，你是會鑽的人，那裡尋個伶俐孩子，送到衙門裡來，吃份伴當糧去。」二刀子便想到喜兒身上，道：「正有一個，很聰明伶俐，小的送他來見老爺。」柳俊笑道：「你會湊趣的人，慣會扯謊，那就這般湊巧。」二刀子道：「小的怎敢扯謊？確真有一個，卻與小的們同寓，現在外邊。」柳俊笑道：「你就喚進來，我看若好，我定賞你。」二刀子答應便去。

不一刻，同了喜兒走進。喜兒磕了頭，起來站著。柳俊看了，心上喜歡。問了名姓來歷，喜兒一一回答了。柳俊又問：「我要收你，與糧你吃，你願也不願？你在這邊可有任得保人親戚麼？」二刀子代說拜了張老乾爺的事：「徐善同張老都是情願的，平昔也曾與小的計議過來。」柳俊大喜，便叫徐善將行李取進來，便賞了二刀子五兩銀子，吩咐道：「我與你已前相識，要留你飯，不如賞你幾兩銀子，你自己買吃罷。若徐善服侍得好，你叫他乾爺來，我還要賞你。」二刀子磕頭謝了，便同喜兒出去取行李。

沈仙儂得知此事，狠埋怨二刀子多嘴，拆開了他好朋友，然也無可奈何。只得與喜兒痛哭分別，又送喜兒進了衙門，叮嚀後會，方去。

柳俊便著喜兒在書房宿歇。喜兒生來伶俐，鑿貌辨色，回話登答，甚中款曲，柳俊十分得意，另眼覷他，便與了一名大糧。二刀子回揚州，說與張老、張媽，二人大喜。張老便同二刀子到瓜洲來。柳俊喚進，都有了賞賜。喜兒又將關支糧銀付與張老，張老更加快活，別了自去。

一日，魏義、張芳到瓜洲送進書札，柳俊見措珩同月得子，又有連姻的話，又備寫獲住裘自足處分的事，便都與夫人說知，也替他快暢。當下喚進魏義、張芳，問謝一回。張芳送上禮物，柳俊收了，要留張芳住歇。魏義代說還要到張相公家去送禮。柳俊便寫了回書，賞了銀兩；又寫信托魏義寄與玉飛，知會允措珩求親之事。張芳到張家，送上書禮。玉飛不便收受，魏義從旁攛掇，然後收了，款待來使，寫回書，付盤費。張芳便起身回吳淞。魏義在家存紮兩日，也往江西去了。柳俊便與玉飛都送賀禮，差人到吳淞來賀。

柳俊一日往揚州有事，拜會知府，兼看岳母，作兩日來往。卻值喜兒病起瘧疾來，不便帶他出門。喜兒到明日午上時候，身上又有些寒冷，曉得這瘧疾又來了，便坐在窗檻上，朝著裡，兩手搭膝，把頭磕在手膊上，背對著日色，曬背取暖。疲倦起來，便睡著去。這日婉玉飯後無事，帶了三四個丫鬟，閒步散心，走到外書房，從屏後轉出，只見一個小廝，磕伏著頭，坐在窗檻上。婉玉心上轉念：「老爺曾說新收一個小廝徐善，在書房服侍，想就是這小廝。」略定了一定，只見隨的使女便斥喝他起來。這喜兒從睡夢中被喝，驚醒轉來，抬頭見了，料是夫人，便轉身下階。婉玉也要轉入屏後，關眼見是喜兒模樣，便立定了，看他背後形狀走路，分明是喜兒，心下大驚，便走出屏門，叫使女叫那小子轉來。使女便叫道：「夫人喚你問話，轉來見了夫人。」喜兒只得轉來，低著頭，在簷下跪著。

婉玉道：「喜兒，你抬起頭來。」喜兒見叫他小名，吃了一驚：「此處何人曉得？」又見連叫他抬頭，只得抬頭，把去便一看，大驚非小，這夫人分明是蘭英！雖珠翠綾羅，裝裹美艷，然相貌眉眼，生成不改，嚇得魂飛魄散。回想：「在家時，聞說賣與人單夫作妻子，今日卻如何做了夫人？若報前情，我性命卻要死也！」婉玉道：「喜兒，你認得我了？」喜兒連連磕頭道：「小的該死！」此時一嚇，瘧疾都散。婉玉道：「你當初為何冤我？今日卻如何到這邊來？你須實說。」此時使女將交椅移來，婉玉坐下，喜兒便將「二爺逐出，躲在莊上，去年老爺寫書回來，要叫小的到京中詢問。小的懼怕，因此避到這邊。蒙老爺收用，這是實情。當初都是二爺主意，叫小的做的事，實與小的無乾。求夫人超豁。」說罷，只管磕頭。又道：「總則小的該死，只求夫人高抬貴手，救全小的！」便哭將起來。婉玉道：「想來你是聽了主人所使，但你那時也該思忖，並無冤仇，何忍這般陷害？今日你的境界還是怎麼樣的，你又偏到此地來，大家又得遇見，豈非天理！」喜兒又只管哭著磕頭，也無話說。使女們見了，不知就裡，也不敢問。

婉玉還要問話，只聽得轅門外吹打掌號，曉得是老爺回來了。婉玉便起身進去。喜兒肚裡尋思：「方才夫人說話，必定要難為我。雖則是老爺待我好，終究夫妻情重，冤家路狹，生成是個死命。」欲要逃走，又何從逃出？欲要尋死，只見兩個小伴當來了，道：「老爺問你瘧病好了不曾。」老爺情厚。喜兒道：「好了。」乃心下想：「且到夜裡尋個死路罷。」其情可憐。

柳俊回署，婉玉接見，問了揚州去的事情，講些閒話。時寒天日短，頃刻夜了，擺上酒來。婉玉便將喜兒事說知。柳俊驚訝道：「這真是浮萍大海，果有相逢。夫人你意下如何？」婉玉道：「買臣力學為官，未必非休婦所激。賤妾非喜兒誣陷，那得繼與張家？情見乎詞。且這廝聽了主人調度，又是忠於為主了，究竟非其本心。肯諒人情，便是大見識。今之人不及也。我心下倒也可憐他。若無前邊的事，就留他在此，看顧他終身，也是一件好事；今卻不便留了。賤妾意中賞他幾兩銀子，或遠或近，由他過活。不知老爺尊意若何？」柳俊擊節贊歎道：「夫人寬仁大度，不念舊惡，所處極得其當。」

轅門上打了二更，方將就寢。隱隱聽得那裡叫喊之聲，甚是慘急。柳俊雖有些酒意，卻因向在軍中慣了，一聞聲息，立即驚心。這樓上是臥室，樓前是三堂，三堂左首前邊是三間王敬堂，再前是外書房三間，便是柳俊常坐之處，一一總在宅門之內。柳俊便吩咐在內室的小廝，持燈出去察看。原來喜兒這晚要尋死路，又念自己小小年紀，那就輕易送了這命？一場沒出息，自覺也甚不忍。欲要不死，又恐夫人仇恨前情，那肯輕輕放過？受人凌播，吃盡慘毒，終乎要死。不如今日好好弔死了，也倒乾淨。可憐。一回自痛，一回自憐，不知出了若干暗淚，晚飯也吃不下。兩個小伴當上床催他睡覺，喜兒也只是支吾延脫。小伴當哪曉得他尋死？少停都睡著了。喜兒便取了一條帶子，爬到台上，又爬到廚頂，穿在梁間，一頭在樑上打了一個疙瘩，一頭縛做一個活套兒，把頭鑽在套裡，摺離廚頂，蕩將出來。正是：

殺身取義是剛腸，小諒輕生亦可傷。

最苦女人遭枉屈，更無別計便懸樑。

喜兒上吊，卻喜帶子用舊了，有些傷損，蕩出勢猛，登時兩腳掉將下來，跌在地平上，響聲利害，驚醒了兩個小伴當。但見燈兒未熄，看見徐善橫躺在床前，頸上有根帶子，喉間咯咯有聲，明知上吊，便極聲喊叫。宿三堂的內丁聽得，慌忙也帶著火來，急急解帶救醒。小伴當也起來了，卻好內裡小廝持燈也來，得知原故，進內報知。婉玉道：「日裡我問說未完，見老爺回衙，我便進來了。沒有安慰得幾句，必定慮我責治，故尋短見。老爺可到三堂上，叫這小子進來，當面吩咐一番，好等他放心落意。」柳俊下樓到三堂，只見喜兒進來，神氣未復，幸虧一弔即脫，沒有十分受傷，跪著磕頭，只是哭泣。柳俊叫住了哭，吩咐了許多安慰的話，原叫內丁伴當同了出去。喜兒雖見主子好言安慰，終懷鬼胎，一夜不曾合眼。明日早起來，梳洗得光光淨淨，候老爺到書房裡，便跪下磕頭，哀求方便。妙。柳俊道：「夫人仁厚，總不計較你了，卻又不便留你。我今賞你一百兩銀子，你原到揚州乾爺家裡住去，把這銀子娶個妻小，做個買賣的本錢，勤儉過活，掙一個好結果。不可遊手賭博，有負我一片好心。」喜兒聽了這話，真是收去了一派的疾風暴雷，放出了一天的和風暖日，思量那裡有這樣好老爺夫人！便哭出感激眼淚來潸然不止。只見小廝捧出一百

兩銀子，柳俊又差一個老成內丁送喜兒回去。喜兒帶哭磕了無數的頭，收拾行李。要叩謝夫人，柳俊吩咐不消，喜兒乃望空對北拜了八拜，然後出衙門而去。正是：

若從主命非為惡，何至飄流轉蓬？
新寵乍邀方慶幸，宿冤驚遇又憂忡。
忽聞溫語如春霽，更荷恩施似露濃。
自古有容稱大德，世人卻道怨難終。

內丁送喜兒到張家，交還了一百兩銀子。張老夫妻又驚又喜，又不好向內丁細問根由，只好感謝官府，厚贈而去。沈仙儔見喜兒來了，不管他為著何事，真個如獲至寶。然也都來問喜兒因何回了出來，喜兒還葫蘆提不肯實說。直待張老等關切盤問，喜兒方細吐前後實情。張老夫妻與沈仙儔及合班的戲子，都感激這總兵夫人，那有這般寬仁大度，都感念不置。沈仙儔與喜兒長得相與，更加感激。與喜兒同立著柳總兵夫婦長生牌位，朝夕供養。吳玉儔得知此事，也著實感念。

喜兒要附個信與再思，使再思得知柳夫人貴顯，並各人好處，也好使再思慚愧。便備細寫了原委，伺候便人附去。再思接得書信，也懊悔無地。後來柳俊進京遷柩，到涿州謁見李績，再思躲過了，那敢見面。

這個喜兒又過了一二年，方上頭戴帽，娶了妻小，生男育女，便頂了張姓，取名元徐，是不忘本生來歷也，是沈仙儔主意。張老夫妻身故，喜兒亦盡力殯葬。後來凌、石、柳、張四家都住揚州，喜兒也常在四家走動，夫人們都也看見，四家亦待他不薄。沈仙儔到三十來歲，便不做戲了，與吳玉儔三人，直到老年，交好如初，總無嫌隙。喜兒與仙儔又做了兒女親家，分外恩來義往，這是後話。

且說凌駕山在江西做了一年半的巡按，方才差滿，別了張達，進京覆命。到吳淞署中，與摺珩相會。各賀報復仇家之事，敘以前契闊之情。又拜見盟嫂。又見了摺珩兒子，雖是數月嬰孩，卻也相貌有異，說起與延秀聯姻，駕山欣然作伐。摺珩議論起駕山完姻之事，駕山道：「這次到京，自然要完結這件正事。但是作何迎娶之法，還要聽我老岳作主。」摺珩道：「除是朝廷許賢弟歸娶，方得迎至揚州。若轉了京堂，只怕李公便要招贅了。」駕山點頭道：「這也料有八九，且到彼時再行斟酌。」摺珩留住數日，方作別長行。

將到瓜洲，柳俊得知，先差人遠接。將近江口，柳俊坐船出迎。直請到內衙，重新相見。款待飯過，柳俊要叫妻子出來拜見。駕山驚愕道：「何故如此？」柳俊笑道：「有個原故。」言未畢，婉玉出來便拜，駕山慌忙跪下答禮。拜畢，駕山一看柳俊夫人，心中贊羨玉飛令妹如此貌美，正堪與延秀一對。柳俊笑道：「老爺曾認得拙荆否？」駕山道：「雖與玉飛通家，老嫂實未拜識。」柳俊道：「老爺再認一認，一定記得。」駕山在報恩寺中所遇，時刻不離於懷，樓上美人之面，折花侍女之容，暗中摸素，也還記得，今日如何忘了？只因柳俊夫人是張玉飛妹子，何敢議論。雖也疑惑那裡見來，然再也推詳不到。聽了柳俊說話，好生驚怪。婉玉進內去了，柳俊乃將李家賣出過繼張家原委，備細說知。駕山大喜不勝，向柳俊幸賀不了。想當年在報恩寺裡贈詞締念，倏忽三易春秋，如今各遂所願，實有天巧作合。回思往昔事，不遂心固堪悲痛，即無不如願，亦深感歎。又記起夢入城，會見李小姐，私約南還，柳俊曾說李小姐將折花侍兒許我為妻，彼時只道積想成夢，卻原來是機緣暗泄，實是姻緣天定。因將此夢述與柳俊，大家感歎不了。

當下柳俊打點戲筵款待。駕山道：「久不相聚，正須促膝傾吐，何必做戲，反覺攪混不安。只消一席足矣。」柳俊便令回去戲子。必要南面專席，駕山只是不許，乃一席坐下。駕山客位，柳俊朝上相陪。叫從人一總迴避，獨令一小廝斟酒。說起石摺珩處治裘自足之事，駕山又說起希寧父子之事，柳俊又備述喜兒之事。駕山道：「裘自足兇惡之常，不得不殺，令他自慚而死，還是厚道。喜兒之罪，固然可惡，然是他主人所使，桀犬吠堯，各為其主，勢有不得不然。老嫂恕他極是。」又笑謂柳俊道：「喜兒蒙你青目收用，也有一番情況，你也不忍處他，原該向夫人行替他求個分上。」趣。說罷大笑，柳俊也大笑起來。柳俊又說道：「李再思是老爺令叔丈，為人也是凶狠，但稍遜自足耳。」駕山驚問何故？柳俊乃將再思與劉家設計搶親之事，備說一遍，駕山愕然良久，乃道：「我與你、摺珩三人，可稱異姓骨肉，患難相救，富貴皆同。怎麼妻妾宮中都有為難之人？賤內不墮劉賊奸計，皆賴老嫂膽智識破，我今也當拜謝！我夫妻二人皆賴賢夫婦救拔，此情此德，何以為報！」人不忘恩，乃是存心第一著。柳俊道：「拙荆若非小姐深知平昔，一生蒙垢，何以自明？後來到張家，蒙小姐更加抬舉，得以洗雪前冤，至今感激無地。喜今都聚在一處，亦是人生佳話。」駕山道：「我與你及摺珩，受許多顛連磨折，也還是男兒常有之事。他們閨閣三人，亦遭此等折挫。可見天地欲成全一人，便先加他許多坎坷，不論男女，都有一番造就。」說罷，感慨良久。柳俊道：「老爺來春自當完娶，只怕李公定要入贅。柳俊不得效勞躬賀，如何是好？」駕山道：「前與摺珩亦曾議論，且進京斟酌如何。」當夜酒濃情深，三鼓方罷。正是：

一夕樽前促膝談，萬端神理靜中探。
欺心有報謀何左，任性無恒夢亦慚。
久閱世情猶未熟，深思人事轉難堪。
幸邀天佑應欣賞，莫使杯空興不酣。

駕山明日起來，憶著張玉飛久不相晤，便要動身。柳俊道：「老爺就去，我又不捨；不如去請玉飛來此處，盤桓數日。老爺若要時，同到他家一拜便走，有何不可。」駕山大喜。柳俊便差人帶了空馬，到揚州請玉飛。晚間玉飛便到。兩人會見，無限欣喜，互相謝賀，各敘梗概。柳俊又設席款待，駕山也只令一席，便於答問。閒話中間，問起向日相與數人。玉飛道：「各人也還如舊。獨有王繼先窮苦不堪。」駕山道：「弟過揚州，只到尊府一拜，其餘俱不奉看。連舍下也不到了。我有銀五十兩，煩兄贈與繼先，亦不必露人耳目。」玉飛應允。延秀又抱出女兒，與駕山看過，亦大有福澤之相。乃說：「摺珩令郎早具令器，結親甚好。」延秀、玉飛都喜。盤桓數日，駕山別了柳俊夫婦，到揚州拜別玉飛父子，即便北行。駕山此番到京，有分教：

郎才女貌，極一時花燭之歡；
玉潤冰清，繼千古婿翁之美。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裘自足到處為人所恨，喜兒到處為人所憐，一死一生，不亦宜哉？翠翹明達世務，恩威各當；婉玉寬仁大度，物我皆春。此兩人者，烏得以巾幗目之哉！